

散文精选

参差苕菜

□ 张昆仑

《诗经》的涟漪在古云梦泽荡漾了三千年。“参差苕菜，左右流之”，这水泽灵草，自周人歌咏的河畔浮叶而来，早已将柔蔓缠绕进洪湖的血脉，注入了亘古的灵性。它不仅是泽国的水草，更是沉潜于华夏文明深处的文化密码——那摇曳的是淑女指尖搅动的柔波，是君子寤寐思服的缠绵意象，是纯洁爱情与和谐劳作的永恒象征。苕菜，这睡菜科的水生精灵，茎圆多歧，叶似莲蓬浮漾清波，金盏花盏在风中轻颤如碎金，其形其韵，早已被古老的歌谣镌形。

幼时，洪湖浩渺如碧海，苕菜密密匝匝，铺展成湖面无垠的翠锦。水岸相连处，点点黄花如坠落的繁星，在浮沉间低语着水乡的秘密。虽拥有纯洁明净的寓意，享有爱情象征的雅名，在洪湖，它却有着一个质朴如泥土的称谓：水苕子。随祖母撑船入湖，她枯瘦的手探入水中，将下的嫩茎柔滑如绸缎，温顺地从指缝间溜过。湖风拂来苕叶的清冽气息，悄然钻进我年幼的骨血——那便是最初的水土印记，亦是《关雎》古老歌谣在生命里的第一声震颤。

饥馑年代，洪湖敞开温床。菱藕遍地，苕菜繁盛，这古老的“参差”意象，在贫瘠岁月里褪去浪漫的纱衣，化作沉甸甸的生命依靠。祖母用焯水的苕菜嫩茎与少许米粒熬煮，苦涩清香的滋味盘踞舌根深处，那是荒寒中倔强滋长的微光。更有乡邻捣苕为齏，或水煮调盐，聊慰辘辘饥肠。苕菜茎叶柔嫩，亦是上好的青饲料，喂养着圈中猪、笼中鸡，也维系着人间的微弱

生机。彼时粗糙的双手采摘苕菜，不再是“左右流之”的雅致图景，却延续了《诗经》里最本质的生命劳作——那“采采卷耳”的艰辛与坚韧，在洪湖的困顿中得到了最沉重的回响。

然而喧嚣渐起，围湖造田的浪潮吞噬水岸，养殖的围网将湖面割据，贪婪的渔网如饕餮巨口……湖水由清透转为暗绿，苕菜这“水环境的标识物”、《诗经》里清流缭绕的精灵，终于在浊流中隐遁无踪——苕菜所居，清水环绕；污秽之地，苕菜无痕。洪湖的灵魂被抽离，徒留憔悴沉寂。沉水植物群落的巨变，耐污者横行，湖的呼吸日益沉重，仿佛古老的歌谣骤然哑哑，弦断音绝。

当伤痕累累的洪湖在痛楚中喘息，人们终于醒悟，开始为这受伤的泽国疗伤。退田还湖、清淤净水，耐心缝合被撕裂的水脉。苕菜的根茎被小心播撒水中，如种下赎罪的诺言，亦如重续那中断了三千年的古老再生行。这“湿地生态恢复的新宠”不负期待，以惊人的再生力蔓延根茎与葡萄枝叶，迅速织就一片片绿色的希望。金盏花盏颤巍巍重绽清波，如湖的灵眸再度映照澄澈天空。那是天地间倔强生机的回归，是《关雎》的旋律在清波中重新流淌。

如今洪湖，苕菜已从水中诗意蜕变为岸边新产业，古老意象在现代肌理中绽放新蕊。加工厂内，嫩茎经冷冻脱水化作便携的苕菜干，昔日淑女“左右采之”的优雅，在现代机械的节奏中找到了新的生命律

动；古法醋渍小食，唤醒舌尖的记忆，更将《诗经》里“钟鼓乐之”的宴飨欢愉，凝练于酸爽滋味；苕花入茶，杯中漾起的淡黄，如凝驻的湖心波光，啜饮间，仿佛饮下千年流淌的诗意。昔日的捕鱼人变身苕农，指尖缠绕的茎叶系着新的生计，这何尝不是对“君子好逑”背后那份勤勉耕耘的遥远呼应？苕菜产业让《诗经》的精灵在现世中扎根，文化记忆转化为滋养现实的沃土，是古老的象征在现代产业链中焕发尊严。

洪湖已然苏醒。苕叶舒展如碧绸铺展，黄花似细碎阳光浮于水面，也浮在人心坎上。湖中碧波轻漾，岸边工厂蒸汽袅袅，自然的纯净光色与人间温热的烟火气，和谐交织成新生的图景。

苕根如青铜饕餮纹盘绕水底，静静述说洪湖的枯荣密码：它曾在贫瘠时喂饱饥肠，是《邶风》里“七月食瓜”的草根坚韧；在浊流中窒息隐遁，如《大雅》蒙尘；今又沐清波而苏生，滋养一方水土的尊严与富足，续写着新时代的“民亦劳止，汔可小康”。

洪湖的苕菜，始终参差摇曳。它是一面映照水土伤痕与愈合的水镜，更是一位穿越时空的信使。它用柔韧的茎叶，串连起《关雎》的浪漫咏叹、饥馑岁月的沉重回响，生态警醒的锥心之痛，以及涅槃重生的产业之光。当我们俯身贴近湖水，便听见那古老的歌谣仍在每一片苕叶上流转，它提醒我们：真正的文明，当如苕菜与清波，相生相成，永续不息。让《诗经》的涟漪，在新产业的脉络里奔涌，让现代的光华，在古老的根系上开花。

季候物语

春意盎然是故乡

□ 王新山

故乡的春天很美，美得让人陶醉。“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湖岸边垂柳依依，宛如一群身着绿纱的仙子，在微风中翩翩起舞。嫩绿的柳芽如同点点繁星，闪烁着生命的光芒。在春风的温柔抚摸下，细长的柳条摇曳着身姿，仿佛在向人们轻声诉说着春天的动人故事。

湖水清澈见底，宛如一面巨大而澄澈的镜子，静静地倒映着蓝天、白云和岸边婀娜多姿的垂柳。几只白鹅在湖面上嬉戏玩耍，划动着红色的脚掌，激起一朵朵浪花，为宁静的湖面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。

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昨夜刚下了场雨，石板路被雨水洗刷得一尘不染，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纯净与美好。路旁的草丛中，各种不知名的野花竞相开放，红的似火，热烈奔放；粉的如霞，娇艳柔媚；白的像雪，纯洁无瑕。它们或独自绽放，展现出独特的魅力；或簇拥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片五彩斑斓、如梦如幻的花海。微风拂过，花香四溢，那浓郁而甜美的香气引得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。它们忙碌的身影构成了一幅美丽而和谐的自然画卷。

看那湖边的亭台楼阁多么古朴典雅。朱红色的柱子，历经岁月的洗礼，依然鲜艳夺目；青灰色的瓦片，在绿树的环绕中，仿佛穿越了时空，回到了古代的繁华盛世。站在亭台上，俯瞰湖水波光粼粼，楼阁错落有致。游人陶醉其中，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，流连忘返。

嫩绿的小草从地下探出了脑袋，如同好奇的孩子，睁着亮晶晶的眼睛，张望着这个崭新的世界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整个草坪就像一片绿色的海洋。

孩子们在草坪上欢快地奔跑着、嬉戏着，或放风筝，或踢足球，银铃般的笑声在湖面上久久回荡。老人们坐在长椅上晒着太阳、聊着家常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享受着春天的温暖与惬意。小船上的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念，要将这美好的瞬间永远定格。

各种各样的树木环抱着湖。高大挺拔的松树像一个忠诚的卫士，日夜守护着人工湖的安宁；婀娜多姿的杨树在春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美丽与优雅；樱花竞相开放，粉色的花瓣如雪花般飘落，洒在湖面上，形成了一幅如梦如幻、美轮美奂的画面。

湖中心的喷泉喷射出五彩斑斓的水柱，时而如高直插云霄的巨龙，时而低似温柔婉转的溪流，时而直像英勇无畏的战士，时而斜若翩翩起舞的仙子。

故乡的春天洋溢着生机与活力。农民们在田野里挥洒汗水，播种着希望的种子，期待着秋天的丰收；工人们在工厂里辛勤工作，用智慧和双手，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奋斗；学生们在校园里刻苦学习，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养分。

我聆听故乡春天的声音，感受故乡春天的气息。在故乡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上，人们播种梦想，收获未来。

春风起，一夜之间，田野便泛起了新绿。每到这个时节，总有一缕清芬又湿润的白蒿香，轻轻绕在心头。又到一年白蒿香。今年正月刚过，母亲就念叨着：“城里啥都有，就是少了一口家乡的野菜。你们从小吃到大，就爱这一口鲜。”

我劝她，年纪大了，不要折腾，可她嘴上答应，心里却早已打定主意。周末驱车回到家，一推开门，一股清冽的白蒿香便扑面而来，瞬间包裹了整个身心。那香气不浓不烈，带着泥土的湿润和草木的清新，是刻在我记忆深处的味道，是童年放学后奔进家门时的期待，更是母亲独有的，让人安心的味道。

我循着香气走进厨房，只见母亲正弯腰在灶台前忙碌，案板上摆着翠绿的白蒿，水珠还挂在叶片上，鲜嫩得仿佛刚从田野里摘来。我凑过去帮忙，母亲笑着说起采摘白蒿的过程：

为了摘到最鲜嫩的白蒿，昨天清晨，母亲天不亮就起身，天刚蒙蒙亮，就悄悄出了门。她背着帆布包，拄着拐杖，独自坐上开往乡下的公交车。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，赶到几十公里外的郊外田野。一路颠簸，她没有一句怨言，心里只想着老家田埂上那些鲜嫩的白蒿。

车到站，她一步步走到田间，弯腰、低头、伸手，仔细地掐着最嫩的芽尖。

从清晨到午后，母亲一刻不停地挖，整整装了两大袋，足有十几斤。沉甸甸的白蒿，压得她手臂发酸，可她脸上却全是满足。

挖好后，她又拖着疲惫的身子，挤上返程的公交车。一路上，她紧紧护着那两袋白蒿，生怕被挤坏。回到家，顾不上休息，仔细地择菜、清洗。

听着母亲轻描淡写的言语，看着她眼角的皱纹和手上磨出的薄茧，我的鼻子一酸，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，竟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半个小时，一筐清蒸白蒿端上了桌，翠绿的颜色惹人喜爱。我夹起一筷子放进嘴里，清鲜爽口，带着淡淡的苦涩，那味道顺着舌尖蔓延到心底，暖融融的。这哪里是普通的野菜，每一片叶子都裹着母亲浓浓的温情，每一口都藏着母亲掏心掏肺的疼爱。

田野里的白蒿年年发芽，岁岁常青，就像母亲的爱，从未改变，从未褪色。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，曾经挺拔的身躯早已变得佝偻，脚步也不再轻快，可她为了儿女，依旧愿意跨越山海，不辞辛劳，在田间地头奔波忙碌。这些白蒿，看似寻常，却承载着母亲最朴素、最深沉的牵挂，藏着说不尽、道不完的母亲爱，岁岁年年，温暖着我的岁月。

春风依旧，白蒿飘香。

世间最动人的滋味，从来不是什么山珍海味，而是母亲用岁月和辛劳，为我们捧来的一口香。这缕白蒿香，将会永远留在岁月里。

家乡春天最妙的是看河水开。夜深人静时，忽然听见远处传来闷雷似的“咔嚓”一声。早晨到河边去看，整块冰面出现了细密的裂纹，裂缝中有清澈的水在流淌，映着灰白的天空。再过两三天，冰就会酥了，边缘变得很薄，底下已经有水流淌出来。

烟花飘起来的时候，春天才算真正正稳了家乡的江山。最初是一些紫褐色、毛茸茸的挂子在枝头。经过一夜细雨之后，推开窗户看到外面有一层若有若无的绿烟。不多久，烟花便成团地、一簇簇地扑到人脸、钻进衣领、落在睫毛上，连饭桌上也能发现几朵。老人们很高兴，搬出马扎坐在屋檐下，任凭絮絮落在肩上，说：“飞够了，麦子就该抽穗了。”

家乡田间的春景生机勃勃。麦苗返青时，那绿是胆小的，薄薄地铺了一层。过了谷雨，绿意就足了，油亮亮的，风一吹就荡漾开去，像一片缩小的海。农人闲不住，扛着锄头在田头转悠，抓起一把土，捻一捻，闻一闻，脸上就露出笑容。泥土中的那种甜味，就是春天的味道。

家乡的春雨很特别，没有夏雨的猛烈，也没有秋雨的凄凉。小雨一下就是好几天，很有耐心。夜晚听到瓦上沙沙作响的声音，以为是风吹动了杨树叶，早上推开门，发现地上已经是湿漉漉的一片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苏醒后的味道。雨慢慢落下，桃花的花苞鼓了起来，杏树也被上了胭脂红的颜色。雨过天晴，西边天空泛起鸭蛋青色，田埂间长出一簇一簇荠菜花，洁白如昨日残存的月光。“春雨贵如油”，庄稼人喜欢春雨，期盼着秋天粮食满仓。

家乡春天的夜晚令人难忘。月亮照在新开垦的田垄上，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泥土腥气。一位老者在吹埙，低沉的呜呜声似乎是从地下涌出，传得很远，消失在无边的夜色中。偶尔几声狗叫，衬托出夜深人静。听着听着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又满当当的：空的是新的一年又要开始了，满的是这片土地带给人希望。

故乡的春天不是一幅画，而是一坛酒。它埋在土里，经过了漫长的冬天之后，才酿出带有泥土气息的醇厚味道。其中还有柴火味、炊烟味、母亲喊吃饭的声音、父亲蹲在田边抽烟时的叹气声。

我离开家乡的那年春天也是这样。母亲在油灯下缝补鞋底，针线穿过布料的声音细细长长。母亲的影子投影到土墙上摇曳着，仿佛随时会随风飘走。

如今，我身处异乡，不禁怀念起故乡那种慢悠悠、坚硬的春天。我渴望手掌能触摸到故乡泥土的温度，耳朵里仿佛听到了解冻小溪那破裂的声音，鼻子里还有一种烟花钻进痒痒的错觉。

我今夜又听到了埙的声音。故乡的月亮照耀着新绿的麦田，老屋顶上融化的春霖。春天一寸一寸地走进了岁月里。母亲当年一针一线纳鞋底，密密实实，那是期盼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平稳吧！

生活随笔

舌尖上的余味

□ 刘丽

十指初沾试厨艺，五旬方调险鱼羹。人间至味何须远，一碗家常慰此生。

近日有幸读沈光明先生的文章《舌尖上的记忆》，他以一个“活”字破题，娓娓道尽生活本真：人活着的意思，便在于让舌头丝滑湿润，在三餐烟火里，活得快活而幸福。寥寥数语，道破了饮食与生命最质朴的联结，也勾起了我心底，藏在舌尖深处，久久不散的滋味。

闲暇刷朋友圈，无意间看到一位熟识的朋友，晒出了母亲当晚做的满满一桌家常菜，配文笑着说：“老母亲的日常，这下知道哥减肥的艰辛了吧，比西天取经还难。”短短一句话，满是人间温情。

平日里，我们总爱打趣这位朋友，年纪轻轻便肚皮圆润，可转念回想，几年前的自己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日复一日徘徊在减肥的路上，立志瘦出轻盈身形，却终究抵不过家常美味的诱惑，始终是环肥依旧，未能燕瘦。究其原因，不过是因为母亲的餐桌，总有人欲罢不能的魔力。那些热气腾腾的饭菜，是藏不住的疼爱，是卸不下的眷恋，那一刻忽然懂得，比起刻意追求的纤瘦，能被家人的美食妥帖喂养，让肉身带着烟火气变得厚实，竟是最踏实的幸福。

那些刻在舌尖的味道，早已深深烙进记忆深处。初次立于灶台前，脑海里便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母亲做饭的模样，想起她亲手做的肉末香干豆腐，鲜香入味；想起经典的辣椒炒肉，咸香下饭；想起慢火熬煮的排骨海带汤，清润暖心；想起软糯入味的五花肉烘豆角，唇齿留香……每一道菜，都没有精致的摆盘，没有繁复的工序，却藏着最动人的

家的味道。

如今，我凭着舌尖上残留的余温与记忆，学着母亲的样子，为孩子们复刻这些熟悉的菜肴。从未与锅碗瓢盆打过交道的我，笨拙却专注地挥舞着锅铲，姜、蒜、酱油、盐、醋，一样不落悉数下锅，在灶台前忙前忙后，努力还原记忆里的味道。看着餐桌上卖相并不算精致，甚至有些拙劣的“杰作”，我心里满是忐忑，可入口的那一刻，分明尝到了母亲的味道，那是跨越时光，藏在柴米油盐里的爱。

孩子们围坐桌旁，一个劲地拍手夸赞好吃，我深知，这是孩童最纯粹的鼓励，更是对这份复刻的家之味道的认可。我不曾精于厨艺，只是凭着心底念念不忘的舌尖记忆，一点点摸索，一点点复刻，在翻炒与炖煮间，细细品味着记忆里的温暖，也渐渐读懂了母亲藏在饭菜里的深情。

反复品读沈光明先生的《舌尖上的记忆》，越发认同文中的字字句句。先生说，什么都可以忘，唯独忘不掉舌尖上的记忆；忘不掉旅途中难以咽下的意大利面，忘不掉那道打通味蕾乡愁的家乡味道，更懂得一次酣畅淋漓的进餐，便能抚平生活诸多疲惫。他对苏轼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的解读，更是道尽了饮食与人生的真谛：一口满足，一世温柔，人间最动人的滋味，从来都藏在烟火日常里。

舌尖上的余味，留在舌尖，藏在心底，在岁月里慢慢发酵。“日出又日落，深处再深处，一张小方桌，有一荤一素，一个身影从容地忙忙碌碌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……”毛不易的这首《一荤一素》又在我耳边响起。

两湖烟火十八年

□ 正元

我在两湖市场待了18年。说“待”不准确，是扎在那儿，像根钉子，拔不出来，也不想拔。

市场凌晨4点就醒了。铁皮卷帘门哗啦啦响，一家接一家，跟约好了似的。我那小店40平米，挨着蔬菜批发市场，隔壁是物流，专门发运筐到苹果、雪梨产地。我的店卖烟酒糖茶，不沾菜味儿也不沾筐味儿，闻久了，自己身上什么味儿也闻不出来。

老刘跟我隔壁做了差不多8年生意。有回他蹭门口，捏着一支烟，拿打火机在烟盒侧边烤了烤，指着烤出来的暗纹说：“瞧，这儿能显个‘H’”。做生意就跟这烟一样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”他说这话那年，市场上还没几个人用支付宝，账本全记在一个笔记本上。我画圈，欠着；打着，还了。卖西瓜的小工老李，月月赊两包烟，月底准还。他名字后面我画了17个圈，最后一个钩打得特别重。不是因为他还了钱，是他儿子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了。老李后来去了哪儿，我也不知道。

2014年夏天，市场监管的人来了，拍着桌子说散装食品不准卖了，要预包装，还要有QS标。我那天晚上翻来覆去没睡着，第二天一早就搭动车去了成都糖酒会。拖回来两箱样品，箱子角磨烂了，用胶布缠了好几层，现在在那股带印子还在。

王姐第二天就来了，拎个塑料袋晃悠，拿盒小红帽雪饼翻来覆去看，嘴里叨叨贵三成。我拆开一包递给她，说尝尝。她嚼了两口买了十盒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闺女第二天相亲。这事我记了这么多年，不是因为她买了东西，是后来她闺女就我家东西贵，我听了心里骂了一句，面上还得笑。

市场改造那年搭了新钢架棚，总算不怕下雨泡烂货物了。儿子结婚用的白酒，是我从仓库最里头翻出来的，箱子上还沾着2012年的灰。亲家公那天喝高了，把“婚宴特供”的贴纸揭下来，说要裱起来。我以为他开玩笑，后来去他家，真看见那贴纸贴在

饭桌玻璃板底下，旁边是他孙子的照片。

2020年正月，市场没人。我戴着KN95口罩点货，呼吸全闷在口罩里，呼哧呼哧的。电话响了，问我能送100件饼干不，社区团购要。我骑电动三轮车到封控卡口，一个穿防护服的小伙子二轮车，忽然来了一句：“我爸还夸你家无糖北京槽子糕好吃呢。”我当时愣了一下，想问他爸是谁，他已经转身走了。

那段时间，孙子在我这儿上网课，蹲在仓库角落，我举着手机给他拍作业视频。背景里堆着洪湖藕带，“两湖绿谷”的商标在屏幕里反光。有一天他忽然指着藕带问我：“爷爷，这是你进的货吗？”我鼻子酸了一下。

隔壁物流那几年换过三个老板。第一个姓周，后来回河南老家盖房子去了；第二个是个年轻仔，干了半年嫌累打了；第三个姓刘，每天收摊后坐在台阶上打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我听不清楚什么。老张的水合利果业去年关了，卷帘门上贴着出租广告，电话号码被撕掉一半。

新市场规划图贴出来那天，我站在那儿看，LED屏、冷链区，都挺好。回头看了一眼墙角那台老公平秤，铸铁秤盘磨得锃亮，能照见人。

现在，孙子老抡扫码枪帮客人结账，儿子在抖音上直播卖恩施小土豆，直播背景音里能听见我在仓库搬箱子，咣当咣当的。昨晚清存货，翻出个2009年的编织袋，上面电话号码早成空号了。捏了捏，里头居然还有半包红金龙，受潮了，一股霉味。

清完货，我坐店门口抽烟。对面老刘的铺子黑着灯，LED大屏在调试，五颜六色的光扫过来，忽明忽暗。孙子在里头喊，扫码枪没电了，充电器在哪？

我把烟掐了，起身往里走。经过那台老公平秤，顺手摸了一把秤盘——锃亮锃亮的，能照见人。

18年了。两湖的水汽养活了我这样的普通人，一个、两个、无数个。



烟村远望。(中国画) 作者 彭定旺

诗与远方

城市的灯火

□ 谢生梅

有过这样的时刻
我坐在舷窗边
城市给夜晚戴上皇冠

我写信，皇冠之下
定有一个人
正把飞机
塑成我的轨迹

现在，高楼的灯光悬在车窗外
我坐在高铁上
成了一根游走的线头

经过隧道时
顺势织进夜的衣裳
针脚，穿过异乡的扣眼

故乡

□ 包温都尔夫

故乡融进连绵的群峰
远望故乡炊烟袅袅
梦里思念
故乡的草原
牛羊成群是故乡的血脉

寂静的草原等待日落
大地的褶皱是我对故乡的思念
风蚀不掉骨血的印痕
天地在我身上留下胎记
我的思念沉重如根，扎进命里

诗词二首

□ 孙斌

纪山春好

东君得意造温柔，紫燕欣然唱进楼。
蝶抱花红醉香境，鱼知芽嫩乐清流。
小桃莺语语情洽，芳草客来吟景酬。
布谷声中四鼓响，农翁耕稼在村头

雨后踏青

久雨今晴踏野畴，长湖绿涨小船悠。
风翻浪花分云彩，水映烟帘绕画楼。
草色缤纷通款曲，啼声婉转自温柔。
扶舟静好观鱼乐，对酒清吟把爱留。

家乡的春

□ 邢凯